

<<佛祖在一号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佛祖在一号线>>

13位ISBN编号：9787550209794

10位ISBN编号：755020979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李海鹏

页数：230

字数：16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佛祖在一号线>>

前言

序换个姿势做天才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总编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

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了一趟他家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

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

海鹏把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门需要谁做。

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中做得最好的决定之一。

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

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

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

此前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

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

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

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

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着地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

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

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用那么十几分钟的工夫写完，传完。

2000年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

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时光总会结束。

<<佛祖在一号线>>

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

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意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

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

到了2008年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我要说，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

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

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

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

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

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足够了。

<<佛祖在一号线>>

内容概要

这些小文章来自李海鹏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它们的略微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一种声音，发出声音的家伙还算是机灵，幼稚又天真，有着执拗的主心骨，觉察了生活的荒诞，养成了滑稽和嘲讽的态度。他是个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就敢于嘲笑世界的家伙。除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尊重，倘若有人胆敢冒犯这四样，他却要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佛祖在一号线>>

作者简介

李海鹏，新闻记者和专栏作者。
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
1972年生，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
作品典范而不拘一格，怀抱理想精神又深具现代意识，蕴含文字之美，独到见识和对人与事的深邃了解。
他以公众利益、思想自由和民智提升为新闻的最终目的。
中国新闻业的最佳特稿作者。

熔炼了见解、诗意和幽默感的专栏作者。
曾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辟有专栏。

2010年《GQ》中文版Men of the year 年度专栏作家。

<<佛祖在一号线>>

书籍目录

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

第一部分

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人性的因素

吾父凯利班

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实迷途其未远

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上等人 and 下等人

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不仁而得天下者

佛祖在一号线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历史的愁容

关于脏钱的一切

平庸无奇的世界

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罡风吹散了热爱

不能免于恐惧

独一无二有趣的故事

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第二部分

台风

秋水

果园

怀抱

第三部分

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

硬币重于扑满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诗歌逸事

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骑猪走天涯

且睡且跑

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第四部分

秋裤传奇

一笑倾城

小神蒙巴第

帅哥都是小甲鱼

<<佛祖在一号线>>

永失我爱
美人卷珠帘
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
范式的独裁
梦幻启蒙
无水之城
说点什么
沃伦式新闻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
第五部分
墙角见吧，无尾犬
晚餐杀手
冷火
考大学记
自尊其来有自
聪明栓剂
在云顶观想星球
凡夫俗子玩个球
The Special One
宝宝爬行大赛
反智不如淫邪
豆子心中凄凉
卢瑟与御姐
失真的世界
因循不觉韶光换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十分钟忆往
亦将有感于斯文
后记 用一根针挖井

<<佛祖在一号线>>

章节摘录

佛祖在一号线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

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

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溜秋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

它还特有国有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

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

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

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

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两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

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绝不会打趑趄。

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

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

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

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气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

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

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

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

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快快乐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

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拂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

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

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

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

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

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

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

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其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

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

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的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

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名之的事物。

<<佛祖在一号线>>

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

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

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

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也不稀奇，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

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

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

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

“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

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

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哪？”

“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

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

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

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

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

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

“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

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

《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

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

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

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

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

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

<<佛祖在一号线>>

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

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

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

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

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

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

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

<<佛祖在一号线>>

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鹏把第一篇专栏《台风》给我时，不确定地说“不知道是不是《GQ》要的”。至今我都很感谢他，那篇专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回望内心的写作，感受到他“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的极度快感”，那声音好古怪。

我想，这些细碎、微妙、不经意又很本质的描述，才是生命最原本的光辉啊。

——王锋 《智族GQ》编辑总监在世界到处是光的今天，我们缺少另一种光。

李海鹏的书像一颗小钻石，清醒、隐蔽，光芒四射。

——马莉 诗人、画家、《南方周末》前高级编辑我有个女朋友，从来没见过李海鹏，仅仅听我复述了两篇他的专栏，就深深地爱上了他。

——困困 专栏作家很多时候我们怯于表达，海鹏有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不够准确，海鹏对语言和逻辑的把握让他的文字充满力量；最关键的是，海鹏的优雅和从容，于是有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阅读的文字。

——伊险峰 《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我记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详细描述了搞破鞋，但他的杂文中，他永远是那个17岁在云南的山村里，用蓝墨水在镜子上写诗的少年。

在李海鹏的书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少年复活，他的小趣味，他的生活和理想，乃至他的逻辑体系，依然带着诗意的少年情怀，以及，对“自然”和“常识”的尊重与羞耻之心。

——庄雅婷 作家

<<佛祖在一号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